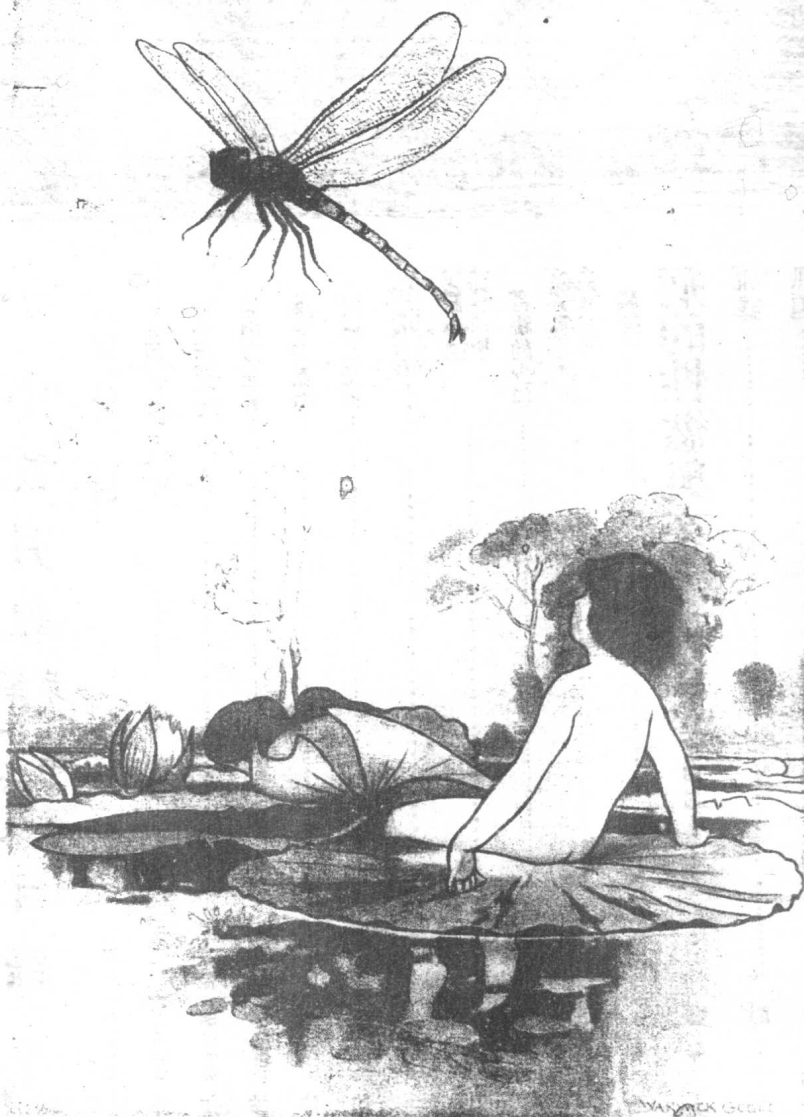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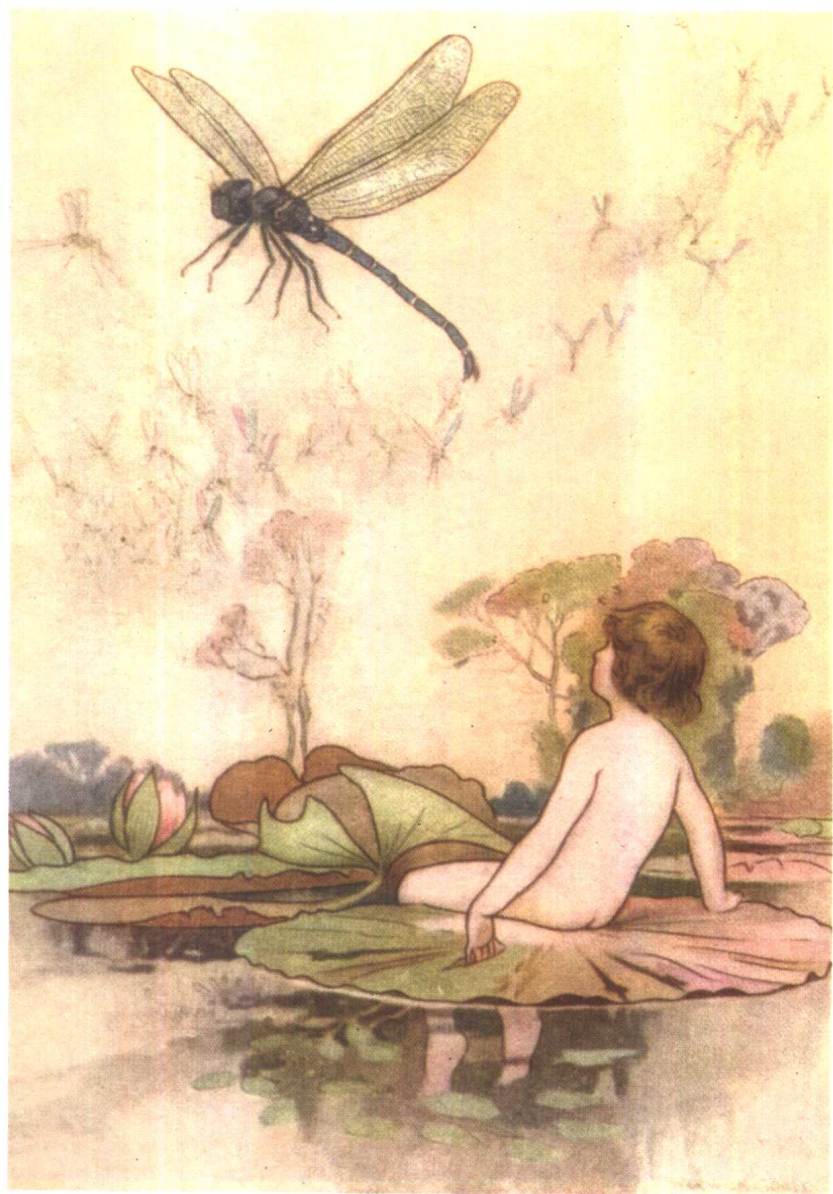
小 說 月 報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 五 號 第 十 六 卷



湯姆與蜻蜓

Warwick Goble Jr.



“黄昏星(Hesperus)和其爱人”

Sir J. N. Paton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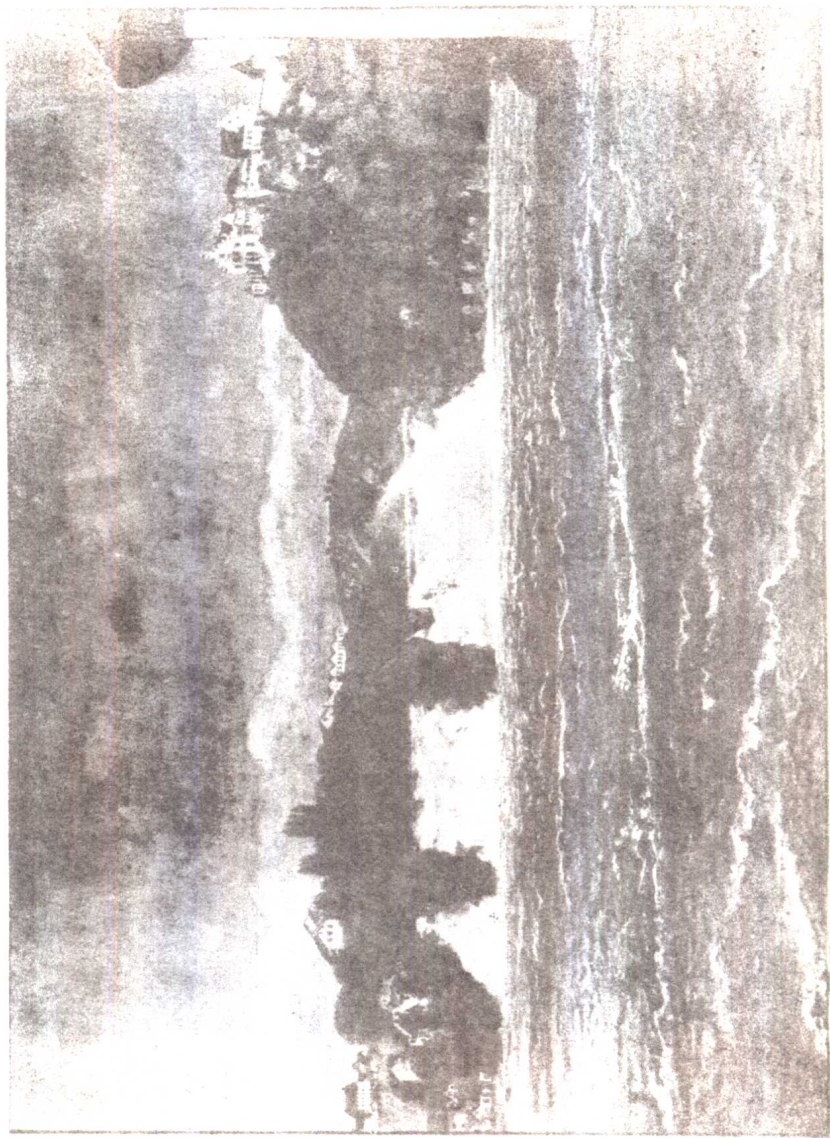
“狄愛娜 (Diana) 之浴”

Hans von Marées 作

“谷中牧羊者”

Hans Thoma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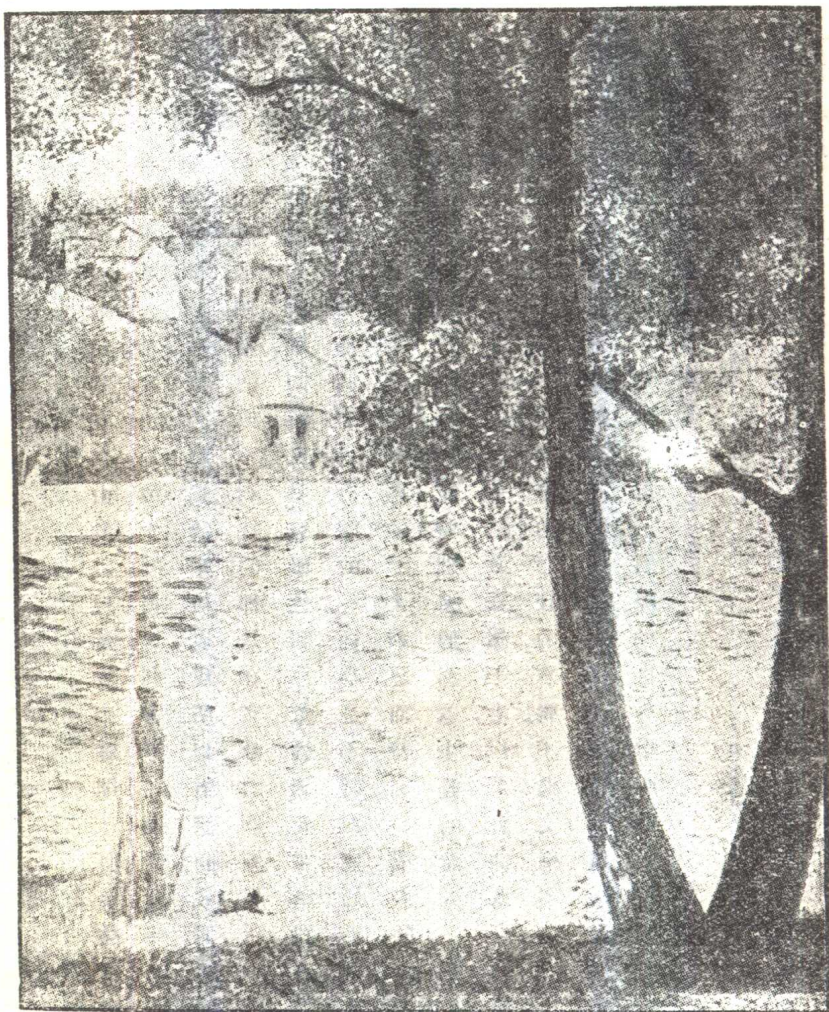




“來因河瀑布”

Hans Thoma 作

小 說 月 報



“河 渡”

Georges Seurat 作

第 十 六 卷 第 五 號

卷 頭 語

文藝是生命底絕對自由的表現，是我們離開了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勞働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善惡利害等一切價值判斷，而不受一點抑壓作用的，純真的生命表現。所以道德的或罪惡的，美的或醜的，利益的或不利益的，都是在文藝的世界裏所不問的。人間具有神性，同時又具有獸性和惡魔性；因此在我們的生活，與美的一面同時具有醜的一面，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在文藝的世界裏，與對醜而特別顯示美，對惡而特別高唱善的作家底可貴同樣，近代文學上所特別多的惡魔主義的詩人，——例如波獨來爾(Baudelaire)似的「惡的華」底讚美者，以及自然派中的獸慾描寫的作家，也各有充分的存在意義。不過文學不以「moral」為必要條件，同樣，也當然不以「immoral」為必要。因為這是像上文所也會說過的，立在全然離去「實際的」世界中所通用着的一切的價值判斷的立場上的「non-moral」。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五號 目錄

湯姆與蟬(三色版)

Goble Warwick 作

黃昏星和其愛人

Sir J. N. Paton 作

狄愛娜之浴

Hans von Mares 作

谷中牧羊者

Hans Thoma 作

萊因河瀑布

Hans Thoma 作

河濱(扉畫)

Georges Saurat 作

卷頭語

記者(二)

葬禮

藤固(一畫)

善跳的少年

Eugen Zak 作(二)

戀愛了

張聞天(一九)

素描

Carl Sprinchorn 作(一〇)

病的性慾與文學

日本・厨川白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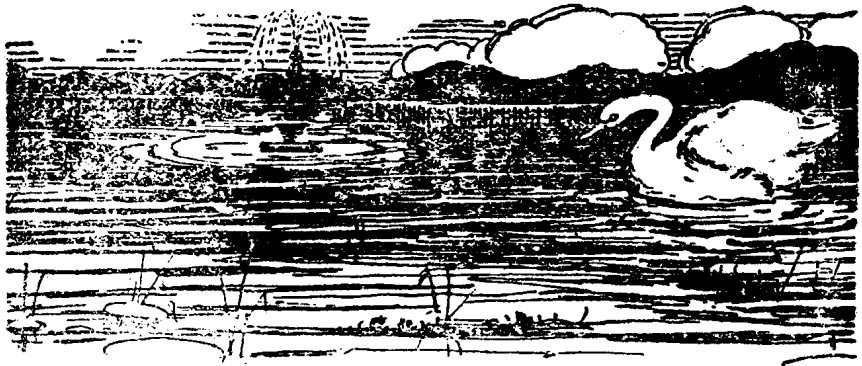
仲雲譯(一九)

流露

李渺世(一〇)

無題

李渺世(一〇)



苦的期想

李渺世(一〇)

離婚之後

法國·馬爾格利特·著

李劫人譯(一一〇)

蔡老普底菸袋

李勛剛(一二七)

斜陽

燕志儻(七)

月歌

落華生(八九)

梨花與海棠

趙景深(一二五)

在酒窖中

Eugen Zak 作(一六)

金哥

渾沌(一二四)

法國文學界對於巴蘭的評論

馮吳山(一九)

招魂與大招(讀書雜記)

顏剛(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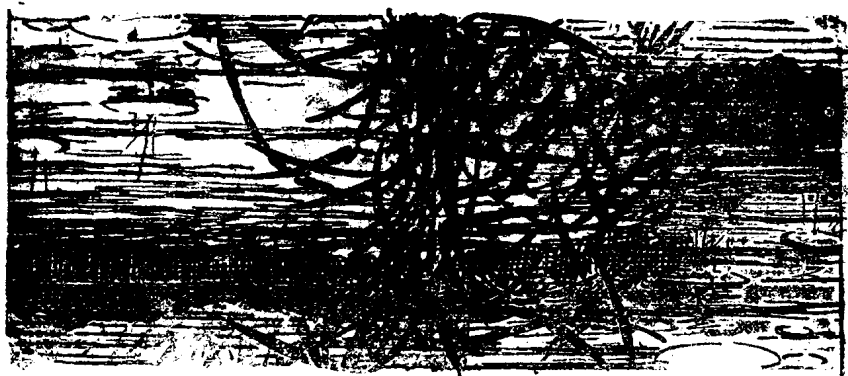
讀詩學旁札(下)

傅東華(一二三)

詩與史——希臘戲劇啓源考略——詩學引例考略

假若(安南民歌)

黃運初譯(三)



幽弦

盧隱女士(一五)

介紹文學週報

記者(六)

日出之前

(劇本)(二)

德國·赫卜特曼·著

耿濟之譯(一三)

園居爽醒

燕志儁(一四)

不睡

燕志儁(一四)

文學大綱

鄭振鐸(一二四)

第二十章

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

天真的沙珊

(四)

高君箴(一五)

第五章

沙珊的愛羊

介紹鑑賞週刊

記者(五)

秋夜

燕志儁(六)

睡思

燕志儁(六)

文壇雜訊

記者(一)

最後一頁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êng

May 1925

Vol. XVI, No. 5

CONTENTS

Editorial

The Funeral Ritual	...	...	...	...	...	...	...	...	...	...	K. Tan
The Crowning of Love	...	...	...	...	...	...	...	...	...	...	W. T. Chang
The Abnormal Sexual Instinct and Literature (By Kuriyagawa)	...	...	...	...	...	...	...	...	...	...	Trans. by C. Y. Van
Après le Divorce (By Paul Marguerite)	...	...	...	...	...	...	...	...	...	...	Trans. by C. J. Lee
Tsai Lao-poo's Pipe	...	...	...	...	...	...	...	...	...	...	S. K. Lee
The Song of the Moon	...	...	...	...	...	...	...	...	...	...	Trans. by Lo Hua Sen
The Pear Blossom and the Cydonia Japonica	...	...	...	...	...	...	...	...	...	...	C. S. Tsao
Ching Ko	...	...	...	...	...	...	...	...	...	...	Hun Tun
The French Critics and M. Barrés	...	...	...	...	...	...	...	...	...	...	Feng Ling & Wu Shan
On Aristotle's Poetics [Continued]	...	...	...	...	...	...	...	...	...	...	T. H. Fu
The Clustered Heart	...	...	...	...	...	...	...	...	...	...	Miss Lu-Ying
Vor Sonnenaufgang (By Hauptmann) [Continued]	...	...	...	...	...	...	...	...	...	...	Trans. by T. T. Keng
Simple Susan [Continued]	...	...	...	...	...	...	...	...	...	...	Trans. by Mabel Kuo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Continued]	...	...	...	...	...	...	...	...	...	...	G. T. Chêng
Literary News	...	...	...	...	...	...	...	...	...	...	Editor
Last P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葬禮

滕固

「這在生活的傳記上，很可以劃一個時期。」式君坐在矮小的舖蓋上，眼睜睜地，望着室中，捆紮了的許多箱什器，不由得長吁地自語了一聲。於是他埋下頭來，地板上散着幾封昔日戀人的來信，在那種細織的筆致裏，似乎對他作冷笑。他無意識地拾了起來，摺放在旁邊的箱籠裏。眼前一種陰沈而嚴酷的氣味，接觸他的感性，使他不得不憤懷身世。他想：十二歲離去嬌養慣的家庭，其間經過了大會的中學，專門學校，又離去相習有素的故國，到外國的大學裏，屈指算來，也正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家裏按月有錢寄來，也得自由使用，仍然不失他的餘裕華美的生活。尤其爲了幾個女子，揮金如土，嘗遍了豪貴的滋味。然而爲了這一點，在家庭裏失了信用，在朋友地方，也漸次失去信用的了。如今他在一個大學裏當教授，就是那些微薄不足數的薪水，也爲了江浙戰爭的餘波，領不到手。他一步一步走入

貧困的境地了。他想到這裏，倏忽直起腰來，沙沙地發出驚惶而沈痛的聲息，對自己呪詛道：

「以後的生涯，長是這樣往黑暗的地層裏走嗎？」他的頭部搖顫了一回，眼淚一絲絲的流下來了。

「壯士莫哭！」他一面又安慰自己，鼓起了雄心，把眼淚收住；摸出錶來一看，他纔覺得錶的機件壞了多時，天天想送去修理，延擱到今天，仍是廢棄的東西。他把這錶兒，放在耳邊聽了一下：

「沒有希望了，沒有希望了！我那有閒錢來修你呢？這蠢東西，你要等我有錢的時候纔會司管你的職務嗎？」他憤恨地說了，把這錶兒望地板上，一擲，一點沒有可惜的心情。於是他踱來踱去，地板上的筆管和玻璃片等，在噉啦噉啦地發出被踐踏的呼聲。

這時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青年，輕輕地推進門來，他

止住了足步問道：

「謙田，有了嗎？」謙田把右手撫住胸次，靠在門柱上，

不住的作長呼吸；他逼近謙田，重複問了一聲；謙田慢慢地，望沒有被褥的牀簣上坐下，靜靜的回答：

「跑了一個空！他們都說今天月底，沒有閒錢可借貸

了。」

「那怎樣辦呢？」

「除非等介南來不行？」

「這時有幾點鐘了？」

「四點過了。」

「呀，介南還不來，怕也無望的了。」

「房主人地方，約他幾點鐘付錢呢？」

「五點鐘！火車三點鐘到，介南怎樣還不來呢？」

「聽，聽……」謙田說了，二人都靜默了；樓梯上有皮

鞋的聲音。

「房主人來討房錢了！」謙田低聲的說了，式君忙

輕輕地逃到壁角裏，在許多箱件的中間蹲下去，隨手拾了

一張污穢的報紙，遮蓋身體。謙田一面寒顫，一面格格地笑個不止；於是式君伸出頭來一望，沒一點兒聲息；隨後跨出來，也灣着腰兒笑了一陣，做了手勢說：

「我並不是怕他，不過他的一副鬼臉，我實在不願意看見。他的一雙烏黑眸子，陷在深而濃的眉毛裏，像是黑夜裏施威的梟鳥。這一雙眸子轉一轉，幾乎把人家的靈魂逐出竅門呢。」

「可不是呢，他也是天生就的一個星宿，否則像我們那樣的人，也會怕他嗎？」

「不要說了，怕他嗎？真談不上哩！有了錢，他就要對我們膜拜了。」

「我定要爭一口氣，有了錢，教他替我倒夜壺。」

他們談談笑笑，越發起勁了。介南輕輕地闖進來，掩住式君的嘴吧說：

「你還好笑，我跑得二條腿酸痛極了！」介南隨後放手，並坐在謙田的右面；式君搖搖頭，做出讀文章的抑揚聲調問他：

「那末……你弄到了……嗎？」

「虧你說得多麼寫意的，抒情的呢！」

「噫，窮另外一個問題；寫意時要寫意，抒情時要抒情；

你說下去呢！」式君又抑揚頓挫地說了。介南拍着謙田的肩說：

「你看那個書獃子，還不知禍之將至！」

「不要鬧了，講正經話罷！」謙田插了一句，式君靜止

了，站在介南的旁邊，介南右手摸在耳朵上，皺了眉兒說：

「我到家裏，母親給我十二塊錢，再也不肯多給我了；

我也沒有時間去和她纏擾，便走到一家店家，只借到十塊錢；又到了二家店家，一塊錢都沒有借到。時間快到了，忙的

跑到車站上，車子幸而遲開一刻，否則趕不上了。說也奇怪，這二十二塊錢，放在那一隻袋裏，忘記了；等到下了車子，只

是走頭無路的摸索；好幾時纔從袴袋裏找到；急得要命……

「咳，真急得要命！」

「二十二塊錢，缺少八塊錢，還有什麼法子呢？」式君

沈悶地說了，望着謙田的面，謙田效了他的文章調說：

「時至今日，尙有何法拼了三條命，以謝房主人？」介南笑倒在簾上，謙田重復念下了三四遍；式君反而哭不得笑不得的着急起來；交住了雙手，抱住什麼東西似的，嘶嘶地叫着。

「你看這惡魔主義者，到了這時，爲八塊錢也會不惡魔的了。」謙田拉起介南說了，介南把一封錢給式君，笑着說：

「你把這二十二塊錢收下，儘夠去孝敬一個女子坐汽車，吃大菜呢。」

式君接受了，仍是一聲不發；他的心事又觸動了。當他潤綽的時候，別說區區二十二塊錢；就把二百二十塊錢，一朝化去，也不值得掛記心上呢。他抬起頭來，好像右手挽住一個女子的臂灣，設身在一處大商店的化妝部裏，她選擇了一大堆的新到的化妝品；店員計算好了，他摸出一疊鈔票付去，毫不遲疑。來來去去的顧客們，都會頓足地看他，他的一腔矜矜的氣度，怕歷來的君王都夠不上他。於是他仍是挽着她的臂兒，從人叢中踱出來，走到門口，扶着她跳上

汽車，在風馳電掣的當兒，只聽得路人們對他們喝采的聲音。一會兒，到了一家大菜館的前面，他們倆下了車走進：他想到這里，頓然覺得肚子裏有點餓的了，可是仍在器物措亂的室中，摸出小皮包來一看，已經空曠了多時；他把這二十二塊的一封信塞進去，一陣慚愧的氣焰，襲襲他，他有氣無力地靠在柳條箱上坐下，謙田對他說：

「時候不早了，用什麼法子呢？」

「不要緊，我有十箱子書籍，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本文，中國文，各色都有；也要值到三千塊錢。」他突然站起來，指點着箱件說了；像是他的肚子，裝進了一鼓新的勇氣。

「那當然的！我和我的書籍，計算起來，至少值到五千塊錢，典實起來，也有二三千塊錢。唉，這是在上海，不是在日本！英雄那有用武之地呢？」

他聽得了謙田的一番話，重又氣沮的了。看看介南，失了魂魄似的，默不作聲；他沈思了一回，把指頭點在太陽裏說：

「還有幾套洋服，總可典賣一點錢來？」

「我也有一套洋服！」謙田說。

「洋服當不來多少錢的！」介南才開始說了一句，幫着式君解開捆住了的箱筴，式君理出了二身白畢噉的全套，二件聖北洛夫的上裝，四條白番布的褲子，一件春季外衣。謙田也理出一身藍花呢的衣服，式君又振作了精神；一總摺理好，嘴吧裏咕嚕地說：

「這些衣服的運命，想不到會如此的。當夏季時候，牠的臂灣裏穿過好多次女子的玉腕呢！」

「你還有什麼餘閒說風情話……」謙田責備了一聲，他才擁了一個衣包，要出發了；介南注視他的神情，笑道：「喂，大學教授真的進典當嗎？你的教授的尊嚴，怕要減去幾分罷！」

「這才是惡魔主義者！」謙田也笑着說。

「莫再打趣，這里的衣服值到二百塊錢，大概可以當得一百塊錢嗎？」

「哼，至多五十塊錢罷。」介南說。

「那我何必賤價而估呢？不去當了。」

「快不要這樣了，這時五塊錢五毛錢都好！」謙田一頭說，一頭催促他，他攤了包裹，快快地下樓去了。

他走到街上，一個黃包車夫，看他冠冕堂皇，手裏又擁着一個笨重的包裹，就拉緊了車子，飛也似的迎接上去；他祇是搖搖頭，車夫很不高興的退去，心裏在想像這種人，笑袋裏總有幾十塊幾百塊錢，如何吝惜這些小小的車錢呢？未免起了一層抱怨他的心情。

他走近了附近一家當店，眼兒不敢正視，偷偷地躡躡地躡進，站在幾個鶉衣百結的苦工人的中間；望着鐵欄裏高視闊步的店員發呆；一個店員看他身上穿的洋服，惡狠狠地問他：

「你當洋服嗎？」

「是的。」

「這里不當洋服的。」這店員回答了後，便應接別人去了；式君望着他嗷嗷待哺似的，希望他收回成命；可是他再也不理回了。於是式君狠狠地走出來，在街上走了好多

時，找到一家大一點的典舖；他把這衣包升到鐵欄裏，一個店員接了，攤在櫃上，細細地檢點了一個問他：

「你要當多少錢？」

「一百塊錢。」他踟躕地說。

「那差得很遠哩！」店員把衣服理好包攏來，像要還他似的，他忙的接下說：

「這里值價有二百塊錢呢？」

「是嗎？這是我們不管的，我們祇曉得在這冬季裏當夏季的衣服，要貶價的。」

「那末可以當多少錢？」

「至多三十塊錢。」

「爲什麼二百塊錢的東西，只當得三十塊錢呢？」

「是的，假使中國的綢緞皮貨，值二百塊錢的，到可當得一百多塊錢。這是外國的東西我們不識牠好歹，價錢雖貴，也當不得多少；如果日本貨，一個錢也不當呢，你怎樣？」

「就是三十塊錢，算了罷！」

他雖然有點不高興，聽了這位店員的一片議論，也就